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二回 巧貪緣果離學界 齊著力丕振新圖

卻說楊道台係初到省的人員，驟然署了美缺，同寅中就有許多人不。有說他是京裡走了門路，拿某大軍機的八行來的；有說他花了一萬銀子買的；只有銀圓局的老總胡道台，是撫院的紅人，曉得細底，聽了這些謠言，叫他們休得混猜。楊觀察是當今名士，他京裡頭交好的親王大員卻也很多，這番署缺，其實是撫憲因他學堂章程定的好，拿這缺酬勞他的，於是大家才息了那番議論。胡道台卻把外面浮言覷個便兒告知撫院，那撫院是膽小的人，誠恐風聲大了，弄成一個無私有弊，便密查資格，恰好胡道應補缺，就奏請補他寧紹台道，等到部覆回來，也只有三五個月的光景，生生把楊道台一塊肥肉割去了一半。不言胡楊交替的事。

且說胡道台補缺的風聲出去，就有幾位候補道想頂他銀圓局的差使，內中有位大學堂的總辦周道台，他本是接楊道台的手，只因他辦學堂辦得不大順手，尤注意這個差使。你道這周道台是什麼出身？原來也是個名翰林截取出來的，名頤號燕生，因他生得是個瘦長條子，學生背後都稱他賽曹交。他接了這個差使，曉得難辦，就有一種圓通辦法，不但不肯得罪學生，還要揀幾個恭維幾句；學生要上天，只少替他搬梯子。大家見是這樣，倒也不與他為難。只是有幾個不習上的學生，正好借此到花街柳巷去走走，上了幾次報，被他知道了，有些下不去，所以急欲脫身。這時正值撫院生日，傳諭出來，一概禮物不收。

周道台打聽著了明的不收，暗中有貴重之物卻是要的，送禮也要有訣竅，須經他們上鄧升的手。周道台想出一個法子，叫銀匠打了一尊金壽星，一尊金王母，約值一千銀子的光景，真是玲瓏剔透，光彩射人。自己不便合那鄧門上交涉，叫家人王福去結交了他，說明是送院上壽禮，托他從中吹噓，是必要賞收的。那鄧門上聽了王福的話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怎麼你們大人也送起壽禮來？莫非是送的書吧？再不然他老人家自己做的壽文。」王福道：「都不是。我聽得說是個一個金壽星，一個金王母娘娘。」鄧門上道：「難為他想得到，敢是一兩金子一個，也要費到一百塊錢的譜兒。」王福道：「你體要這般看輕他，只怕還不止哩。」鄧門上道：「你且把東西給我看看，好送的便替他送上去，不然，大人不收，不是兩下沒體面嗎？」王福真個回到公館，合主人說了，取出那兩件禮物，送給鄧門上看。鄧門上一見雕鏤精工，愛不釋手，登一登分兩，有二十來兩重，便道：「這分禮很下得去，再配上兩樣，很可送得。但是我們照例的門包也要談談。王大哥！你是行家，不消多，把五個指頭伸了一伸道：「就是這樣便了。」

王福笑著道：「真正你老算是克己的，我回去稟明主人再講罷。」

果然周道台又去配了幾色值錢的禮物，送到院上，好容易把門包請妥，方蒙撫台賞收。撫台既然收了他這分厚禮，鄧門上又幫著說些好話，事過之後，自然另有下文，後文再敘。

且說這位撫台姓萬名岐，號爾樓，自個極講究維新的，又是極顧惜外頭的名聲，到了過生日的那一天，預先傳諭巡捕官，不准合屬官員來轅叩祝，衙門裡亦只備了兩桌素酒，未待幾位官親幕友。在花廳上吃酒，酒過三巡，他老人家便衣踱了出來，大家起立。撫台把身上呵了一呵，讓他們坐下。叫人搬張藤椅靠窗歪著，拿了一支長旱煙袋銜著，叫一聲：「來！」就有兩三個人過來，點火裝煙。撫台吸了幾口煙，歎道：「論理，兄弟的生日，吃幾條面都是不應該的。你想皇上家內憂外患，正臣子臥薪嚐膽之秋，還好少圖安逸嗎？」席中有一位折奏老夫子，是吳大軍機薦的，為人最爽直不過，聽了這話，覺得他口是心非，便接口道：「大帥太謙了。大帥是一省表率，就是做生日鋪張點，倒也不什要緊。世界上獨有些人，面子上做得很道學的了不得。然而暮夜包苴，在所不免，倒不如彰明較著，受人家面子上的恭維，反冠冕得許多哩。」幾句話說得撫台臉上青一塊、紅一塊，霎時間五色齊全，原來正說著他的毛病。

又為這老夫子是大來歷，不好得罪他，勉強陪笑道：「老夫子教訓得極是，兄弟偏見了。」說罷，覺得身子有些坐不住，搭訕著想要站起來。可巧門上送來一封電報，是北京打來的，拆開一看，都是密碼，連忙辭別眾人，請他們多喝幾杯，獨自一個走到簽押房，叫翻電報的親信家人字字翻出。卻是小軍機陳主事打給他的，內言東事棘手，鄂撫調蘇，閣下調鄂，梗電。

撫台看了這個電報，把眉頭皺了一皺，連忙插在袋裡，吩咐家人，不准走漏消息，依舊踱到花廳。大家問起電報何事，他說沒什要緊，不過說些京裡瑣事，大家也不便深問了。那知鄂撫缺苦，又係督撫同城，事事掣肘，所以萬帥不什願意。料想內裡主意已定，不能挽回的了。當下藩台來見，同他商量委周道代理溫處道，離了學堂，總算趁了他的心。次日，又打一個電報給胡道台，借銀一萬兩，接回電答應五千，某莊划送，只得罷了。停了數日，果然奉到上諭，並著毋庸來京，藩台護院。

交代清楚，帶了全眷赴鄂，僱了五號大船，用兩隻小火輪拖到上海。各官員備酒接風，自不必說。又看了兩處學堂，認得了幾國領事，談起中國的前途，銳然以革弊自任。在上海住了三四日，就定了招商局江裕輪船的大餐間，前赴湖北。到的那日，恰好是五月中旬。向例官員五月裡是不接印的，萬帥卻不講究禁忌，當日便去拜見前任撫台，定了次日接印，又去拜兩湖總督。轎子回到行轅，尚未進門，忽然有一個人外國打扮，把袖子一揚，鞭的一槍，把綠呢大轎的玻璃打穿了兩層，彈子嵌在大門上。四個親兵登時捉人，已不知去向了。四面搜尋，杳無蹤跡。幸而撫台不曾受傷，卻也嚇得面皮焦黃。當下轎子，進了行轅，萬帥到簽押房換了便衣坐定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四個親兵急得了不得，跪求鄧門上說情。正是亂竄竄的時候，聽見裡面一疊連聲叫鄧升，鄧升屁滾尿流的跑了進去。萬帥著實動氣說：「我遇著這樣險事，幾乎性命不保，你們倒沒事人一般，來也不來。」鄧升將帽子探下，跪在地下碰了二十四個響頭，連稱：「小的不敢，實因外面亂得慌，一時不敢進來。」萬帥聽得外頭尚在那裡亂，不覺驚皇失措，抖著身子問道：「什麼亂？」鄧升緩緩的回道：「不是亂，是閒人多。」萬帥拍案罵道：「該死的東西！不叫親兵彈壓麼？」鄧升回道：「兩個警察兵告假出去了。跟大人出去的四個親兵，都跑在院子裡。」

萬帥更是動氣，喝道：「誰要他們跑，快叫他們去彈壓，以後留心，再有疏失，要他們的腦袋！」鄧升捱了一頓罵，退了出去，把四個親兵吃喝了一頓，叫他們在門口彈壓，等到那些閒人散盡了，大家才得放心。接著就是道、府、首縣稟見，停會兩司也到了。萬帥吩咐兩司，飭警察局密查放槍的人。跟手制台也來回拜，萬帥把方才遇險一節，亦說了個大概。制台道：「富有餘黨，雖經懲治，尚未痛斷根株，這事只消警察局嚴查，不出三日，便有分曉，必須重辦幾個才好。」萬帥道：「到底湖北民情強悍，要是江浙人，就有這番議論，也不敢有這番舉動。從前李子梁在江蘇任上，也遇著這種稀奇案件，是一個剃髮匠出首的。據說有一班人偷著商議，結什麼秘密社會，用什麼暗殺主義，要學那小說上行刺的法子，將幾位大員謀害了好舉事的說話，亦曾約過這剃髮匠入伙，又說我們大事辦成是要改裝的，你也沒有主意。那剃髮匠只當是真了，著實害怕，所以告發的。後來查得嚴緊，一個個不知逃到那裡去了。有人傳說他們有的出洋，有的躲在上海，仗著洋人保護，還在那裡開什麼報館罵人哩。」制台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這都是報館的妖言惑眾，有些不安分的愚民，只道當真可以做得，想出那種歪念頭來，弄到後來身命不保。兄弟曉得這個緣故，所以不准人掛洋人的招牌開報館，現在漢口雖有報館，卻是要經我們過目才能出報的。」萬帥著實佩服道：「老前輩這個辦法果然極好，要是上海也能如是，那有意外之變呢？」制台道：「那卻不能。上海雖說是租界，我們主權一些沒有，竟算一個道逃戴罷了，說他則甚？」萬帥聽了這話，也只長歎了一聲，沒甚說得。當卜運者回來，到上房歇息了一會子。誰知這個檔口，外面鄧門上，正在那裡把首縣辦差家人竭力的發揮，又是門房裡的鋪墊不齊了，又是上房的洋燈不夠了，保險燈少了幾盞子，茶葉是霉氣的了，立刻逼住辦差的一項項換的換，添的添。他又做好人說：「這些事是我替你們捺住，沒教大人知道生氣，叫你們老爺下回小心些。」首縣裡辦差的家人，碰了這個釘子，一肚皮的悶氣，走出去，嘴裡嘖哩咕嚕，對他同伙道：「稀罕他娘！總不過也是奴才罷哩！擺他的那種臭架子！只不過一兩天的工夫，要怎樣講究？門房裡分明兩堂鋪墊，只剩了一堂大呢的，那堂好些的早塞在他箱子裡去了。茶葉是我們帳房老爺親到漢口黃陂街大鋪子裡買的好毛尖，倒說有霉氣。洋燈四十盞，保險燈十三盞還不夠，除非茅廁裡也要掛盞保險燈才稱他的心！你道這差是好辦的嗎？」他同伙道：「你仔細些，被人家聽見，我們的飯就吃不成了！常言道：大蟲吃

小蟲，我道是大官吃小官。論理，我們老爺也是個翰林出身，同這撫台大人原是一樣的，怎奈各人的命運不同，一邊是頂頭上司，現任的撫台，他那昧良心的刮削百姓的錢，不叫他趁這時多花幾文則甚？」

二人一路閒談，回到首縣，便合主人說知。那首縣本是個能員，那有不遵辦的？連忙照樣添了些，又送了鄧門上重重的一分禮，才沒有別的話說。次日，萬撫台接印，各官稟見，問了些地方上應辦的事宜。第一樁是拿刺客，警察局吃緊，分頭各處盤查，都說這刺客是外國的刺客，因為萬撫台名望太高了，所以要刺死他，顯自己的本領，現在人已回國去了，沒法追究，只得罷手。從此督撫出來，添了十來個親兵擁護。閒話體提。

過了三日，萬帥便吩咐伺候，說是去看學堂。這番卻不坐綠呢大轎了，坐的是馬車，前後有警察局勇護著。到了學堂，學生擺隊迎接，萬帥非常得意。及至走入體操場，學生中有幾個精壯有氣力的，忽然將他抬了起來，萬帥大驚失色，暗道：「此番性命休矣！」誰知倒也沒事，仍舊把他放了下來。然後接見總辦，那總辦是個極開通的人，姓魏名調梅，表字嶺先，本是郎中放的知府，因為辦軍裝的裊是誤了，制台為他學問好，請他做個書院的山長，後來改了學堂，便充總辦之職。萬帥是久聞大名的，當下見面，魏總辦行了鞠躬禮，萬帥說了些仰慕的話頭。魏總辦道：「大帥受驚了！方才他們是照外國禮敬愛大帥的意思。」萬帥卻不肯認做外行，連說：「那個自然，兄弟是知道的，也沒什麼可怪。」隨即同著看了幾種科學，萬帥點點頭道：「造詣果然精深，這都是國家的人材，全虧制軍的培植，吾兄的教育，才有這般濟楚。」魏總辦謙言：「不敢！還要大帥隨時指教。」萬帥看見學生一色的窄袖對襟馬褂，如兵船上兵士樣式一般，甚為整齊，大加歎賞道：「衣服定要這般，才叫人曉得是學堂中人，將來要替國家出力的。上海學堂體操用的外國口號，我們這裡不學他，究竟實在的多了，莫非都是制軍之意？」魏總辦道：「這都是晚生合制軍酌定的。」

兩下談得投機，萬帥就要在學堂吃飯。魏總辦正待招呼備菜，萬帥止住，說合學生一起吃。雖然這般說，魏總辦到底叫廚房另外添了幾樣菜。萬帥走到飯廳，見一桌一桌的坐齊，都是三盤兩碗，自己合魏總辦坐了，雖多了幾樣，仍沒有一樣可口的。

勉強吃了半碗飯，卻噎了幾次。魏總辦實在看不過，無奈深曉得這位撫台的意思，正顯得他能吃苦，並非自己不願供給，他今要迎合他的意思，只得如此，飯罷，有一位教員，又呈上一部新譯外國歷史，是恭楷謄好的，上面貼了一張紅紙簽條，寫的是：「五品銜候選州判上海格致書院畢業學生擔任教員某恭呈鈞誨。」萬帥打開看時，可巧有梭倫為雅典立法時的一句，萬帥皺一皺眉道：「我記得這梭倫是講民約的，這樣書不刻也罷，免得傷風敗俗壞了人心術。」那教員啞口無言，掃興而去。

始終這位教員，被魏總辦辭退，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且說撫院回轅，依舊是魏總辦率領學生站班恭送，萬帥對魏總辦謙謝一番，然後登車而去。次日，到各廠觀看，卻是坐的綠呢轎子。看過各廠之後，順便去會制台，著實恭維一泡，說「湖北的開通，竟是我們中國第一處了。這都是老前輩的苦心經營。只是目今所重的是實業，晚生愚見，以為工藝也是要緊的，不知老前輩還肯提倡否？」制軍道：「兄弟何嘗不想開辦工藝學堂，只因這省經費支絀，從前創幾個學堂，幾個機廠，弄得筋疲力盡，甚至一萬現款都籌不出來。全虧前任藩司設法，用了一種台票通行民間，倒也抵了許多正項用度，現在這法又不興了。庫款支絀，朝不謀夕，如何周轉得來呢？兄弟意中，要辦的事很多，吾兄可有什麼妙策，籌些款項？左右是替皇上家出力，同舟之誼，不分彼此的。」

萬帥道：「那是應當盡力，但目下也只有釐金還好整頓，待會藩司計議，總有以報命便了。」正在談得熱鬧，門上來回：「鐵路上的洋員有事要見大人。」制軍躊躇道：「鐵路上沒有什麼交涉事件，他來找我則甚？」萬帥起身要辭，制軍留住道：「恐有會商的事件，請吾兄一同會他談談何如？」便吩咐那洋人進來。

不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